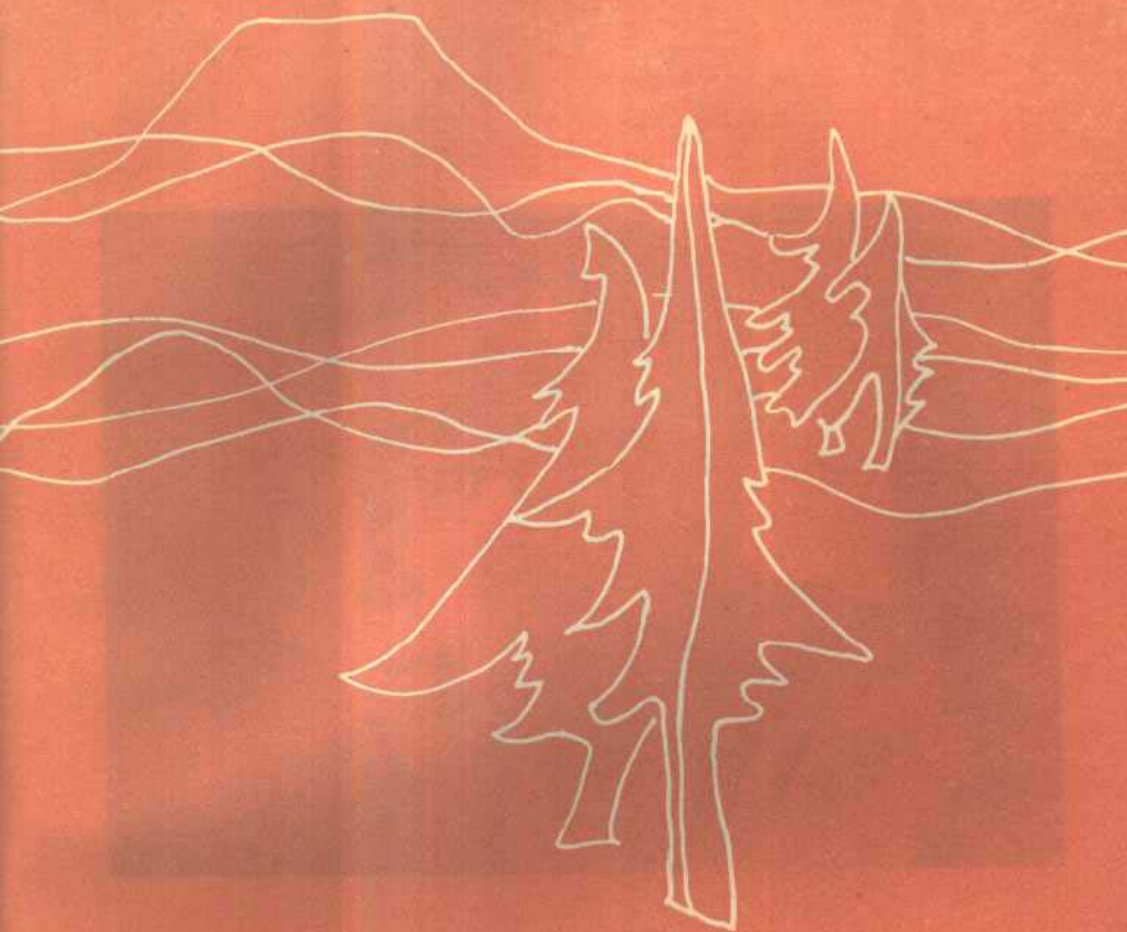




火烧林

唐加

湖南人民出版社



雷 加

火 烧 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火 烧 林

雷 加 著

责任编辑：高 彬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8,000 印张：13 印数1——5520

统一书号：10109·1816 定价：(平 装) 1.80 元
(简易精装) 1.95 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火”的自述（代序）.....（1）

北 疆 特 写

北疆行.....	（9）
由十八站到二十二站.....	（19）
漠 河.....	（23）
古城岛.....	（29）
吴八老岛.....	（32）
边防线.....	（37）
大架子.....	（43）
军犬——“素关”.....	（52）
界江上.....	（57）
琿琿这个地方.....	（65）
江东六十四屯.....	（71）
大地的碑.....	（76）

生 活 的 海 洋

鸭绿江.....	（81）
童年.....	（100）

生命的绿洲·····	(108)
——书的故事	
五月的鲜花·····	(113)
平津道上·····	(121)
解放了的土地·····	(125)
命名的传说·····	(130)
书的主人·····	(136)
“乌拉尔人”在沉思·····	(140)
敦煌纪事·····	(145)
拖拉机来的那天·····	(154)
新唐屯的诞生·····	(163)

心的歌

心的歌·····	(175)
黄水谣·····	(180)
永不降落的红星·····	(192)
高度·····	(197)
心愿·····	(203)
口碑·····	(206)
战争插曲·····	(209)
古油矿·····	(213)
柳赞·····	(217)
一张地质图·····	(225)
绶带·····	(231)
向纬度挑战·····	(236)
火烧林·····	(240)

植物的话.....	(245)
英雄赞.....	(247)
雪.....	(250)
过去的芦柴滩.....	(253)
小岛深情.....	(261)
移民之路.....	(264)

山 水 情 话

白马雪山.....	(275)
碧罗雪山.....	(285)
四莽雪山.....	(304)
玉龙雪山诗话.....	(339)
江河行.....	(343)
大运河.....	(351)
美的寻求.....	(357)
天池记.....	(367)

向 着 未 来

泥土的气息.....	(375)
——忆柳青	
为了未来.....	(375)
——忆丁玲	
“忘我”的沉思.....	(400)
——忆吴伯箫	

“火”的自述（代序）

一九八〇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散文《火烧林》，仅二千五百字。

它写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〇年我随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在云南横断山脉工作了半年，回来写了一组散文。我爬过三座雪山，又在玉龙雪山脚下休整过，所以题名《白马雪山》、《碧落雪山》、《四莽雪山》……记录了一路上考察队各科研小组的活动。沿途所见的动物不多，但是雪山上下都有不同的植被，山上的森林尤其多。森林是我们的宿营地，也是我们山中小路的屏障。森林之海是迷人的，它有各个树种，各种群落。为了争取阳光，像少女般的躯干，婷婷玉立；但各种低生植物和蕨类，也姿态万千。各种绿色，浓淡不同。在绿色世界中，竟有这么多不同的绿，这在一块调色板上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忽然看见一种惊心的景象：它被伐、被砍、被烧、夭折，被遗弃了，或者空心枯死。看见这些，我就像看见了婴儿的孤坟，或者是踏进了一座万人坑。一座被烧的森林，我把它比做“大地的死眼”。我面对着“大地的死眼”的时候，每条神经都在震动，我又长久地伫立，不能立刻离去。我凭吊，我感受，我叹息，我用全部感情在呼号……于是我写下了《火烧林》这篇散文。

这篇散文，用了半拟人手法，由黑色的大地的死眼，写出了当时焚烧的想象，几乎是描写了每一棵树在火烧中如何在挣扎，又如何造成焚烧后各种不同的形骸。我写到它们过去在群落生活中如何和谐地生长，它们在暴风雨中又是如何形成集体的力量，互相依赖、共同抵御强暴的侵袭。同样，在这场火烧中，它们的集体的力量并未消失，现在却彼此蔓延，反而助长了火势，加速了全体的灭亡。我也写到起因，也许这是一场天火，首先一个高大的树冠触电燃烧起来，也许它又在高山上层，引起山脊背后冷空气的交流，因此翻滚过来，压在整个森林上空，形成升腾的火焰的海，一切都在大火下面淹没了。

这是一幅真实的写照，然而又是在我的想象中的。

想象与现实本是同根而生，谁又能否认目前残迹的存在所产生的幻想呢？现在大地一片焦黑，每一个残骸具有各种不同姿态。它们挣扎过，搏斗过；但是从前它们又都是那么高大、粗壮、生气勃勃，全都是有用的栋梁之材。我曾指出过：只要一棵中龄的云南松，如果恰好落在飞涧上面，它就会变成天然的结实桥身，让行人安然渡过，那时我们都该尽情赞美它、颂扬它，可是现在……。

以上就是这篇散文的感受。我写了它，我也喜爱它；可是我没有发表它。它也是考察生活一组散文中的一篇，我也没有把它收在《从冰斗到大川》那本散文集里。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记不清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一直被遗忘。“文化大革命”有些书被烧毁了，这篇《火烧林》好象已经被烧过一回，像免疫一样这次也被幸免了，保存下来了。有一天我在乱稿堆里发现了它，便把它拿出来发表了。

事情竟如此简单、平常。

文章发表之后，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他自称是一个“英须有”的富农第三代，读了七年书，今年二十四岁，生活在四川省一个生产队里。他说他向来买不起《人民文学》，偶尔从一个青年手中借到一本，便读了我的文章。他说尽管只是读了一遍。若不是一个男子汉，他简直要哭出声来。

我读到这里，把信握在手中，心想这是为什么呢？

信中接着说：

“我曾记得你说：‘倘若一棵树干，飞越悬涧为桥，任人从它上面过去，世间象那样物尽其用可也’（注：他引用的原文都有出入），这就是我的心；说得自高自大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这就是中国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要求，你真实地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他信中又说：“还有‘我想这火大概是从山顶上烧下来的’。是的，这可能是真的……（略）这场山火，我听说真正是由它惹起的，至今山脚下就还余火未尽。我和有的同志都还在这山脚下烟熏火燎。你大概是不信的。你信呢，这是真的。不信呢，那我就只叹一声：天——呵！救救——我们。”

他接着说：“时至此，我还不知道你是一座飞越悬涧的桥，还是一位‘林业工人’，或是……（略）

“你若是一座‘桥’，我可以从你的身上踩过去吗？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练过‘轻功’的。你若是一位‘林业工人’，我可以做一株折断了的‘次生’吗？”

我不再引用他的话了。这已经足够了。我读到这里时，也停留了很久。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这位来信的读者也许刚刚几岁。在他的童年，在他的青年成长时期，他到底遇见了什么呢？他又怎样

经历过来的呢？他的经历是他一个人的，还是代表着一个时代。这些创伤有多重呢？这个创伤真的铭心刻骨，不能抹掉不可弥补了吗？他和他们这一代的经历，真的可以比做“火烧林”吗？而我当时所写的只是二十年前的事，况且又是不动烟火的自然界，难道它竟是二十年后的社会缩影吗？我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我怎么会有这个预见呢？

我重读了我的散文《火烧林》，它的每一个字在我眼前燃烧起来，它照亮了一切，就我所见到的，甚至也包括了我自己所经历的。真的！我由心灵深处呼喊：“这是多么相象”！但是这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现象的偶合，它们又是那么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凭着什么勾通起来的？当我今天发表这篇作品时，我竟是什么也未觉得，它的雷声却在远在四川山区青年的心里引起共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沉静下来，慢慢思索。我只能说：我在生活中看见了真实。我在描写自然界的景物时，我也从来没有吝惜我的感情的真实。我当时所描写的是我活生生见到的。为了“生”，我才描写“死”；为了赞美祖国大地的青春，我才谴责那场“天火”；我呼救，是为了希望；我借用“大地的死眼”，所企盼的是幸福的明天，是繁荣的道路。现在看来，这篇《火烧林》是那一组散文中最有力量的一篇，只是因为没有写到考察队的活动，才搁在一边了；但是考察队的目的和任务又是什么呢？它为了造桥，为了引水，为了植林，那末在种种建设事业中不是首先要根除“火烧林”吗？

我只能说，读者的来信是对我无声的谴责，也是极大的鼓舞。没有一封读者来信象它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它使我回顾了我的整个创作道路，使我又在更加实在地计划未来的写作……。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只能走这样一条路：把自己的每一篇作品，象一棵独木一样当成一座桥，让青年一代从自己身上平安地“踩”过去。我们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也要象今天的青年所希望的那样，都要做一位勤勤恳恳的“林业工人”，让那些在“火烧林”土地上又生长出来的“次生林”，尽快的成长，更好地得到爱护，而且是精心的爱护，格外格外精心的爱护。

我感谢这位读者给我的启示。祝愿他同我一样，怀着这启示带来的希望，战胜今天，在明天的道路上前进。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北 疆 特 写





北 疆 行

哈 尔 滨 街 头

哈尔滨街头，悬着一轮红日，光艳照人。它的太阳岛，可能就是因此而命名的。

街道用石块砌成。整齐的楼房，涂着心爱的浅黄色，又带来了各种衬托光明的阴影。那闪烁的阳伞，那欢乐的笑声，都象是从松花江上飘来的。

游人的衣裙，带着南方的色彩和鲜艳，她们的脸，又吹拂着草原和森林的野香。我忽然看见了这样一位女郎……

——她的足音，象是走在冰上，这是高寒地带永冻层上的敲击乐声。因为富于永恒的旋律，显得那样有力。

——她的足踝，连同她的膝弯，我看见了：裹在一层薄薄的衣裙下面，健美中透着独有的风韵。

——她没有腰饰，这更加吸引人，这里的樟子松，就是这么挺直和秀丽。一个人看见樟子松，没有不从根上看到梢上的。它高而且直，从夏天到冬天不变颜色，它吻着太阳，又不畏雪寒。

——她的胸脯，坦阔、丰满。大兴安岭的美，不在于它的高度，而是它那多重的、无尽的漫圆形的线条。淘金人是地形的苛求者，他们为了“踩苗”，不放过任何一个馒头山。他们

看了沟口，还看山顶，看了山顶，还看沟膛，即使有了这些而没有馒头山，也不能“座山”开采。

——看，她的脸，她的鼻峰，她的眉梢，她的目光中的傲岸，她的笑意中的蔑视，不，而是浓密的黑发所隐蔽的，或者任何阳光也不能暴露的，对了，这是它的全体。这是彩霞多道和风雪弥漫混合起来的全部。她傲视一切吗？却依恋着强者。她也屈尊于强者吗？不，她更敬重自己。她的脸上，涂着太阳的脂膏和雨露。它的光晕映出白山、黑水、森林和草原。一派北国风光。

这是开拓者的性格，畏难的挑战者。她命定了要居高临下，是个实践誓言的雕像。

这又是一朵郁香的花，一棵高寒中的松针，她又是鹿茸的采撷者，淘金人的儿女，人参的化身，一个大地上的真正的女人。

她从哪条大道上走来？她的经历是什么？她的家乡有什么山，什么水？又有什么鲜花开放？她住在地火龙的房子里，又常常听见火墙爆炸吗？“扣大篷”以后，她的春天延长了吗？她的足音为什么带着这样的响声？它又为什么吸引着无数人，也吸引着我？

我要循着她的足迹，向大森林走去。

大 草 原

始发站是哈尔滨，还是齐齐哈尔？从嫩江再到加格达奇，这一条路应该说今天不再是陌生的了。

由真实人物走进文学作品，再由文学作品走向人间的，古